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望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四十二

第二集三十八

新會 梁啓超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ămillo Benso pi Cavour.

發端

梁啓超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喁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梁啓超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

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梁啓超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其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略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一體。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一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一體。則吾中國之傑。

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寧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纍纍。荒殿寂寂之裏。泱泱然擁有一百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

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家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膽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闇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將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在羣兒稠人歡笑雜遝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嘻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歡場悲歌牖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迴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

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黧。鬚髯如戟。頤長七尺。風采棱棱。颯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骨。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難。視生命如鴻毛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統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旣而欲爲軍人。入焦靈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

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愛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理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流風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C. bonari 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圜圉。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卽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卽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

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茶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剿洗。瞬息勘定。而瑪志尼爲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十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遙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蹐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謚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寧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卮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

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褒。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

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 For People 「由國民」 By people

之兩大義而來者也。

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言最簡而最精曰 Of people 一 For people 二 By people 第三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

國政者爲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虐政於民。施善政於民。皆不過 To people 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吾向謂中國文法簡於歐西。今此四語欲求如原文以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術矣。附注於此以質將來。

教舍此之外無性情。

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

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爲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瑩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赋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數。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擯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略。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依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日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

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爲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己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盛氣。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

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髀。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蠶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

拿破侖破產地也

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

之秋。能以一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琶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尼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侖。不免爲聖氣連拿

拿破侖遷破

死之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爲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

當爾固人道所應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卽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相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倫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戢。徒逸此機。毋寧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真農也。彼蓋搏虎搏兔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